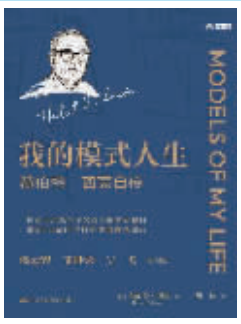


生命以负熵为生

——读《我的模式人生：赫伯特·西蒙自传》



《我的模式人生：赫伯特·西蒙自传》

(美)赫伯特·西蒙 著
胡迪 译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2026年5月出版

◎南 亢

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图灵奖得主、心理学家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……当这些跨越文理科的顶级荣誉与头衔汇聚于同一个人身上时，人们不禁感叹赫伯特·西蒙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，拓宽出如此广阔的学术边界的。在这部《我的模式人生：赫伯特·西蒙自传》中，这位传奇学者向世人娓娓道来他充满智慧和探索的一生。

西蒙的人生轨迹就是一个打破科学壁垒的跨界之旅：从政治学起步，涉猎行政管理、经济学，最终又在心理学和计算机领域登顶。他的研究足迹遍布人工智能、认知科学、运筹学等前沿领域，特别是在计算机模拟人类决策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，被誉为“人工智能之父”。

“做一个问题解决者”是贯穿西蒙一生的核心主线。他深信，当今世界迫切需要能够穿梭于不同国界与学科之间的“知识旅人”。正是凭借永不枯竭的跨界探索，西蒙在不确定的世界中，构建出了属于自己的“模式人生”。

25岁挑战主流管理理论

1916年，西蒙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。父亲是电气工程师，母亲是钢琴教师。西蒙在青少年时期成绩优异，兴趣广泛，从弹钢琴到收集昆虫，无不展现出强烈的好奇心。而在代数课程中发现的新知，更是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，让他萌生发现世界底层规律的渴望。

当他询问拥有众多专利的工程师父亲，如何进行发明创造，父亲告诉他：“如果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，发明就失去了趣味。”这句充满启发性的话语，深刻影响他独立思考的习惯。最能体现西蒙创造力的，是在政治领域。四年级时，小西蒙起草了一份主张学生权利的学校章程，不仅获得校长表扬，还让他成为各种社团规章制度的主要修订者。

进入芝加哥大学以后，西蒙选择了政治学作为主修专业。对西蒙来说，芝加哥学派最根本的特点是把政治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来对待，并极力打破传统学科的界限。该学派致力于探究真实的行为和政治过程，鼓励从心理学、经济学等多个社会科学维度展开交叉研究。在这种氛围下，西蒙广泛涉猎了数学经济学、计量经济学和逻辑学，熟练掌握了多种定量研究方法，甚至还发表了一篇牛顿力学方面的论文。

研究生期间，西蒙加入了国际城市管理学会，主要负责年鉴的统计工作。正是在这段经历中，西蒙第一次邂逅了计算机，确切地说是“史前时代”的打孔机。从此，西蒙开始密切关注计算机发展的动向。

25岁时，西蒙从生活经验与逻辑推理认识到当时流行“管理谚语”的内在矛盾。他在博士论文中对此提出了系统的质疑与重构。随后，这篇论文被扩展成为经典专著《管理行为》，并在管理学、政治学及社会科学界取得了长久的影响力，被视为芝加哥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作。

《管理行为》将管理视为一种决策过程，即沿着分叉路径做出的一系列选择。其中包含着两种思想：一是人类只能实现有限的理性，因此管理理论必须关注理性的局限性；二是受限于认知能力，人们往往无法统筹全局，而是将目标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子目标。

其中最具创新性的是“有限理性”概念。它实际上偏离了传统经济学中“主观预期效用最大化”理念，对当时的主流管理理论提出了重大质疑。有限性理论的框架也成了作者后来近半个世纪研究生涯的指路明灯。

在此后十五年时间，尽管西蒙主要从事管理学、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，但他凭借出色的自学能力，不断跨越科学边界，为他日后在计算机科学、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领域取得开创性成就，积蓄了澎湃的动力。

人生迷宫中的分岔路口

1943年，西蒙取得博士学位以后，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任教。在此期间，他形成了一套教学原则：尊重学生提问，不照本宣科，从学生的既有认知出发引导他们探索。为了激发工程专业学生对宪法课程的兴趣，他甚至别出心裁地用电路接线图来展示最高法院案件的逻辑，并用开关代表法院的裁决选择。

与此同时，西蒙加入了考尔斯经济研究委员会。这个学术组织汇聚了二战后社科领域蓬勃发展的前沿思潮，运筹学、博弈论、信息论、控制论等新兴领域的学者在此交会，形成一个活跃的跨学科科学家的网络。通过这一平台，西蒙结识了众多传奇学者，包括心理学家沃伦·麦卡洛克和数学家约翰·冯·诺依曼等。

1949年，西蒙调任卡内基理工学院，组建工业管理研究生院。在他看来，当时的美国商业教育如同荒漠，亟须注入科学思维，转型为专注于组织行为学和定量管理科学的专业教育。在繁重的教学

与管理工作的之余，西蒙对“问题求解”的兴趣日益浓厚。在与詹姆斯·马奇合著《组织》的过程中，他对传统数据收集方面感到不满，进而开始思考一个极具前瞻性的问题：如何将人类思维过程记录下来作为客观数据使用，并尝试将其与计算机模拟技术结合。这一构想，成为他迈向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起点。

人生迷途中的分岔路口终于到来了。此前，西蒙的研究重心聚焦于组织管理与决策过程，并自诩为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。然而到了1955年，他把研究重心转向了人类自身的心理学，特别是大脑思考时使用符号的过程。他在心理学实验室开展研究，并尝试用计算机编程语言来阐述理论。渐渐地，西蒙的职业身份也转变为认知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的身份。

促成这一转变的，是西蒙与同事艾伦·纽厄尔、克里夫·肖对计算机的一次革命性发现。他们意识到，计算机不应仅仅被视作算术引擎，还可成为通用的符号处理器。这一顿悟源于一次实验室里的震撼体验：当穿孔卡程序控制计算机模拟雷达地图时，计算机生成的不是数字，而是二维地图上的某个点，这让西蒙意识到，计算机实际上是一种通用符号系统，它完全具备处理任何类型符号的能力。正是这一认知，彻底打通了他将人类思维与机器运算相结合的桥梁。

漫长而愉悦的探索

1956年，西蒙与纽厄尔、肖共同推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工智能程序——“逻辑理论家”（LT程序）。同年，当LT程序成功证明了怀特海和罗素合著的《数学原理》中的2.01定理时，他们写信告知了罗素，并坦言正在扩展该程序，使其不仅能学习定理，还能学习方法，最终具备自我编程的能力。罗素回信称：“完全相信演绎逻辑中的一切都可以由机器完成。”

也是在这一年，三人推出了全新的计算机编程语言——列表处理语言（LPL），它后来成为LISP语言的“先祖”，而LISP至今仍是人工智能与符号计算领域的经典原生语言。LPL的基本想法，是通过“指针”将散落在内存中的数据串联起来，构建出可以无限嵌套的列表结构。这种对非数值符号的强大处理能力，使得计算机真正具备了模拟人类联想思维的可能。尽管它在早期因牺牲内存效率而不被看好，但新兴的人工智能领域很快接纳了它。LT程序的诞生与LPL语言的发明，使西蒙和纽厄尔被誉为“人工智能之父”，两人于1975年共享图灵奖。

进入20世纪60年代，西蒙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语义、表征和学习等方面，目标直指人类理解的基本机制，兼顾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。1972年，西蒙与纽厄尔合著出版了《人类的问题解决策略》，通过对逻辑推理、密码破解和国际象棋三个领域的实证研究，系统阐述了计算机模拟和启发式搜索在人类问题求解中的核心作用。与此同时，西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创建了心理学系与计算机科学系，使这所学校成为全世界最早开展计算机博士教育的大学之一。

这也是西蒙声名鹊起的时期，耶鲁大学荣誉博士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等荣誉接踵而至。1978年，西蒙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，成为迄今为止唯一同时获得图灵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。

在获奖后的十年间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始终萦绕在西蒙心头：思维的本质究竟是从假设条件出发的逻辑推演，还是在迷宫中寻路的过程？早期人工智能研究者偏向迷宫派，而源自语言学 and 逻辑学的认知科学阵营则倾向推理派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，逻辑推理派的阵营日渐壮大，面对这一技术分野，西蒙并未固执己见，而是在论战中转而向文学批评、诠释学等领域继续探索。

在本书的最后，西蒙将一生的追求形容为“在充满可能性的迷宫中展开的漫长而愉悦的探索”。从少年时期起，西蒙就对“人”本身产生了兴趣，执着于探究人类如何做决策，尤其是如何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。从政治学起步，在行政管理、经济学领域大有斩获，最终却在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登峰造极，他的一生本身就是这种探索的写照。他拒绝用单一的信条来统摄一生的轨迹，他坚信“多元性才是世界的本质，世间不存在单一而绝对的目标”。

早在1956年收到罗素回信之后，西蒙的探索便从未止步。次年，他再次致信罗素，表达了自己的隐忧：“如果学生知道机器比他们更擅长解题，又怎么会有学习的动力？”罗素的回答发人深省：“智慧与博学并非一回事”。毫无疑问，精通多门语言、横跨多个学科的西蒙是博学的，但他对人类解决问题过程的上下求索，以及那份在不确定性中构建秩序的勇气，才真正体现了一位学者对智慧最深沉的热爱。

薛定谔在《生命是什么》一书中写道：“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规律，生命以负熵为生。”西蒙的一生恰是对这一论断的完美诠释：在充满可能性的迷宫中寻路，于无序中汲取有序，于混沌中建构秩序。

为什么越会算计，越守不住钱？

——读《金玉之外》

◎李成军

心情一不好就想买点什么，看见“限量”“秒杀”就忍不住下单，朋友圈里的精致一样都不能少，月薪不算低却总是月光。这些毛病，《红楼梦》里早就写得清清楚楚，近三百年里，人们在花钱这件事上最暴露的人性，几乎原封未动。

贾府到底多有钱？按学者们根据原著中的线索推算，荣国府一年的进项大致在3万到15万两白银之间。可就是这样的家底，为了元春省亲那一天的体面，修园子、办戏班、备筵席，几乎掏空了祖上两代人积攒的丰厚积蓄。最风光的那场盛宴，恰好成了由盛转衰的拐点。这样的剧本并非中国独有，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去世时留下的财富按今天算超过千亿美元，可仅仅48年后，家族120多位成员中，竟没有一个人还称得上是百万富翁。

《金玉之外》换了个视角解读红楼，每章以原著故事或原创衍生情节为引，虚实结合，把抽象的消费心理落在贾府人物身上。撑起这套解读的，是行为经济学。这门学问专门琢磨人在金钱上的不理性，2002年，心理学家丹尼尔·卡尼曼凭它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，2017年，理查德·塞勒又凭它再拿一次。贾府上下那些看着糊涂的花钱账，搁进这门学问，几乎都能对上号。



《金玉之外》

潘谦昕 著
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
2026年6月出版

看得准不如看得远

《金玉之外》写到王熙凤放债，点出了她最致命的认知盲区。她把府里上下几百口人的月钱扣下，延迟发放，拿去放贷生息，做了好些年。平儿曾向袭人透底，凤姐挑的放贷对象多是些开了十几年的老字号，借据都死死攥在手里，自信没有自己看不准的人。在她眼里，这门生意稳当得很。

可一旦整个京城的银根收紧，再本分的买卖人也开始拖欠。她精挑细选的借主，像约好了似的，一个接一个还不上钱。凤姐这才慌了，眼力再准，也没算到这些老实人会一起出事。

她那份笃定，在行为经济学里有个名目，叫“过度自信偏误”。人在熟悉的领域格外容易高估自己的判断力，过往的成功只会把这份错觉喂得更肥。凤姐看得准每一个借主的人品，却忘了他们都泡在同一个池水里，水位一落，谁都跟着搁浅。个人的精明，抵不过这种系统性的风险。

这毛病今天换了身衣裳照样存在。干了十几年的实体店老板，自认摸透了本地市场的脾气，前些年趁着大环境好，信贷宽松，信心满满地加杠杆连开五家分店，结果行业周期变化叠加消费疲软，客流断崖式下跌，多年积攒的家底赔了个精光；炒股多年的老手，凭手感自信抄底，总觉得自己比谁都拿得准大盘，一遇国际形势突变或行业政策调整就深度套牢。越是身经百战，越容易被自己的战绩遮住眼；眼睛盯着眼前的准头，就顾不上更远的

大势。

那张懒得细看的账单

贾府的塌方，不在某一场惊天动地的盛宴，而藏在一处最不起眼的地方，一份年年照旧、谁也懒得细看的账单。收入这条暗线一寸寸地在走下坡路，偌大一家子却没人当回事，等到回过神，地基早就被掏空了。

《金玉之外》替贾府算这笔总账时，盯住了庄头乌进孝。每到年关，他大老远赶来宁国府交租，帖子上上大大、野猪、银霜炭、胭脂米开了长长一串，看着仍日丰盛，折成现银却一年比一年薄。理由翻来覆去就那几样，天灾、匪患、年景不好。贾珍嘴上不耐烦，嘟囔一句“年年都是这些话头”，转身却照单全收，账上不够，便东挪西凑先把窟窿堵上。

他这一抱怨，一收下，正卡在行为经济学的两个陷阱里。一个是“自利归因”，把收入下滑全赖在外头的天灾人祸上，好给自己留点体面；一个是“参照点下移”，人会跟着现实悄悄往下调预期，进项8000两时盼8000两，掉到6000两就改盼6000两，危机感在一次次自我宽慰里被悄悄磨平。

同样的剧情，今天也在不断重演。商场里开女装店的老板娘，眼看进店的人一年比一年少，年轻人都在直播间下单，她却总念叨“实体店能上身试，手感网上比不了，老顾客早晚会回来”，宁可年年付着高额租金硬撑，直到实在扛不住关了店，才认清这是回不去的大势；工厂的老师傅，看着手里的项目和奖金逐年缩水，公司一句“正在转型升级”就让他接着等，直到被裁才回过神，那些慢慢变少的奖金，正是整个行业在退潮的信号。

刘姥姥的“跨期选择”

满府会算计的人算不清的这笔账，一个不识字的乡下老太太却心里有数。刘姥姥头一回进荣国府，凤姐打发她的20两银子，搁在贫苦农家够过三年好日子。原著中并未细写这笔钱的具体去向，只交代她藉此度日，并在次年带着自家地里头一茬的瓜果来谢恩。但《金玉之外》的作者替她盘算了一番，推演她并未将这笔巨款用来置办新衣裳犒劳自己，而是拆成四份：修房子添家什、买农具籽种、供小辈学手艺读书，再留一笔压箱底应急。一年后，房子修整一新，院子里瓜果满架，小辈能接活赚钱，她自己还在集市上支起了固定摊位。

刘姥姥自然不懂什么理论，做的却是马科维茨拿诺贝尔奖的那套事：不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，把一笔钱摊到改善、生产、教育、储备四个方向，哪一头出岔子，都翻不了整条船。她心里清楚：银子只花不挣，很快就会用光；只有让钱生出更多活路，才能把日子过长久。她那朴素的生存哲学，说穿了就是拿钱买住后的日子，而不是拿钱买眼下的舒坦。这恰恰是行为经济学里最核心的“延迟满足”与“跨期选择”，贾府的人把钱当消费品，刘姥姥却把钱当成了生产资料。

越会算计的人，越容易守不住钱袋子。凤姐算得清每一张借据，贾珍记得住每一笔进项，到头来钱还是从指缝里漏光了，只因把账全算在了眼前，算丢了脚下的根基。刘姥姥虽算不来这些大道理，却懂得把一笔意外之财变成生产资料，给日后留条退路，反倒把日子过成了一家一翻身的起点。

金玉的光华一向在外头给人看，过日子的真功夫，从来藏在里头。下回手指悬在“立即购买”上方，或者对着二柜子穿不上几回的衣裳发愁时，不妨想想刘姥姥那份朴素的生存哲学：手里的钱，是拿来买住后的日子的，不是拿来犒劳眼前的。

■披沙录



《智能》

曾鸣 著
中信出版集团
2026年7月出版

在人工智能成为新基础设施的时代，企业如何创造价值，组织如何协同，战略如何制定？作者在《智能》一书中，回归第一性原理，系统性地构建了一个以智能为核心的全新商业思想框架，完整勾勒出智能时代的底层操作系统。作为阿里巴巴集团前“总参谋长”，作者从商业、组织与战略三个维度出发，深刻阐释了智能时代正在形成的新增长逻辑、新组织形态与新竞争规则。他提出了“智能复利”“黑洞效应”等概念，揭示了未来竞争优势的真正来源。通过对智能体、调度系统与组织OS的深入分析，本书探讨了企业组织的演化方向，并指出战略将从基于预测与规划的管理工具，演变为一个持续学习、持续反馈和动态生成的过程。本书不仅帮助读者理解AI时代商业世界的运行规律，更为企业家和管理者提供了应对未来挑战的行动对策，是理解未来商业世界走向的重要著作。



《孤独大脑》

(英)西蒙·巴伦-科恩 著
家晓余 等译
浙江教育出版社/湛庐文化
2026年7月出版

是什么驱动了人类7万年的创新与文明？剑桥大学西蒙·巴伦-科恩教授在《孤独大脑》中揭示，答案在于一种被称为“系统化思维”的重要思维模式。这种思维模式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核心推动力，也是孤独症患者与伟大发明家共享的思维天赋。作者指出，从爱迪生到比尔·盖茨，许多杰出的创新者都是将系统化思维发挥到极致的“超级系统化者”。这种思维模式往往也是孤独症患者的特质，使他们能够在科学、技术、艺术等领域取得非凡成就。作为孤独症研究的奠基人，巴伦-科恩教授不仅提出了开创性的“共情-系统化”理论，更致力于将科学洞见转化为社会福祉。他呼吁社会为“超级系统化者”提供更包容的发展路径，让他们充分发挥思维天赋，实现个人价值，共同推动社会进步。



《超级趋势：机器工作，人类生活》

(丹)拉斯·特维德 著
苏京春 译
中信出版集团
2026年7月出版

我们正处在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“相变”时期。全球知名金融投资人拉斯·特维德在《超级趋势：机器工作，人类生活》中预言，未来25年，机器将承担全球绝大部分的体力与脑力劳动，人类与工作的关系将被彻底重新定义。本书并非空谈未来，而是一本写给投资者与决策者的趋势行动指南。作者从投资视角出发，系统解析了AI如何重塑经济周期、生产结构与组织形态。围绕算力扩张、AI Agent与去中心化组织等核心议题，作者构建了“认知—趋势—投资”的完整路径，帮助读者看清结构性变化，把握关键机会。本书采用轻松幽默的系列叙事形式，将复杂的技术演进转化为易读、可判断的趋势框架。无论你是科技投资者、企业管理者还是趋势关注者，这本书都将是你穿越数据迷雾，看清“机器负责工作，人类专注生活”的新世界的必备读物。



《简快重建法》

高双艾 著
人民邮电出版社
2026年7月出版

当身边的人遭遇压力、困扰甚至危机时，我们常常困于不知如何帮助而感到无力。心理学家隋双艾在《简快重建法》中，提供了一套经实践验证、专业且易于掌握的助人方法。“简快重建法”通过“问题呈现，信息传递，应对探讨，总结提升”四个简洁步骤，能够有效帮助求助者减少混乱、稳定心神、看到资源并获得支持，促进其身心及社会功能的重建。该方法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前沿心理学理论，兼顾实用与安全。本书的适用场景广泛，涵盖了从日常压力到突发事件，从亲子关系、人际交往到校园职场，从灾难疾病到对幸存者与救援者的心理支持。无论是专业人士，还是希望提升助人技能的非专业人士，本书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实用指南，让你能在关键时刻为他人提供有效的支持。